

留給「自然」半個地球——審美的體驗

林春銀*

摘要

社會生物學家 Edward O. Wilson 在 2016 年提出「把這個地球表面的一半交還給自然，我們才可期望拯救這個地球內數不清的各種生命形式。」若能如此，才能穩定人類生存安定。所以我們應積極保護瀕危的物種，更積極的作為應展現人類崇高的德行不再傷害生物圈 (biosphere)。對於這樣的籲求，如同《成長的極限》(*Limit to Growth*)及聯合國所倡導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也提出人類若以現有的方式繼續推動經濟成長與過度資源開發將會引起全球環境危機。而近年來「人類世」的概念衝擊著自然與人文社會學科的反省。面對生態失衡、資源枯竭的地球，人類要限制開發還是追求高科技發展？Steven Pinker 於《人性中良善的天使：暴力如何從我們的世界中逐漸消失》(*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依生物學理論基礎解釋人性中擁有同理心與自制力，可以找到各種方式將彼此傷害的數字一次一次減少，所以需要樂觀看待文明的成就。而本文主要依循生態、演進法則的論證，及審美的體驗中所伴隨的義務，參照《易經》的〈繫辭〉上傳，子

*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
E-mail: springingline@gmail.com

曰：「夫易，何為者？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以，如何行道義之門在於人要把握與自然的發展穩定與平衡之分際 (demarcation)。希望我們可以支持生物多樣性，留給「自然」半個地球。

關鍵詞：生物多樣性、人類世、審美、周易

Preserve Half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to Nature——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Chun-Yin L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illustrate the *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which from Edward Osborne Wilson, suggests to stave off the mass extinction of species, including our own, we must move swiftly to preserve the biodiversity of our planet. For this idea just as like " *limit of growth*"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dvoca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People should no longer demand anything from nature to satisfy their desire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problem of survival. the concept of " Anthropocene " also reminding us value humans over the nature, so we abuse natural resources and cause the present ecological imbalance. Should human beings restrict development or pursue high-tech development? Having empathy and self-control prompts us to feel the pain of others and to anticipate the consequences of acting on our impulses, says Steven Pinker. So we need to discover earthly ways in which human beings can flourish.

This article also suggests that via an aesthetic experience can only be achieved when the integrity of the ecosystem as a whole is maintained, and the human being as an entity of the ecosystem must exercise moderation to lower the impact on the ecosystem. In addition, we should give environmental ethics more precise theoretical ground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cience and this

* Doctoral Gradu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E-mail: springringline@gmail.com

background should cover psychology, aesthetic and ecology so that the derived philosophical content and foundation could sustain trials through time. The *Book of Changes*, likewise, in order to accomplish Dao (the way) and Yi (righteousness) we should grasp the demarcation of the stable and balanced of the nature. We should be solved that preserve fully half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to nature.

Keywords: Biodiversity , Anthropocene, Aesthetics, Book of Changes

留給「自然」半個地球——審美的體驗

林春銀

一、前言

在印第安峽谷 (Indian Canon) 西邊的山脊頂端，欣賞了此生所見最壯觀的山巔美景。麥瑟德河流域盆地的高地風光幾乎全部呈現在眼前，雄偉的圓頂穹丘和峽谷、向上延伸的晦暗森林、成排壯麗的白色山巔映著天際，每個景觀都燃燒著耀眼的美，如火焰散放的熱力般向四周輻射，流入我們的肉體與骨髓中。陽光普照，沒有一絲微風來打擾這分籠照大地的寧靜。我以前從未見過如此壯麗的景色，崇高的山巒之美似乎無窮無盡。即使我以最華麗的辭藻來描繪眼前的盛景，但一個未曾親眼目睹類似此壯景的人，恐怕仍難領會其雄偉，莊嚴的萬分之一，也無法體會山巒上閃耀的靈性光芒。¹

1869 年夏天，John Muir 站在美國西部內華達山脈的優勝美地

¹ John Muir (著)，陳雅雲 (譯)，2008，《夏日走過山間》(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臺北市：天下遠見出版公司)，頁 123。

高峯，寫出他對然山林的愛與讚嘆！他所投入美國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的保育系統，已深深影響日後國家公園設立保存。²同時也促成推動許多涵蓋個體或群集的物種生命系統的環境保護法令。然而幾時，住家的農田與山林，悄然變成房子、工廠，地表上的山林被咖啡林地所植被，大規模的荒野被經濟作物取代，環境保護者仍然不時與政府、財團爭地，努力維繫生物多樣性的世界。

社會生物學家 Edward O. Wilson 憂心於全球生物多樣性的嚴重消失，於是他結合全球科學家，在世界各地採集不同物種樣本，彙集「生命大百科」³，認為人類和地球生命的物種是相互依存。Wilson 認為⁴穩定生態的方法即是保護大面積的土地，讓原生多樣性生物得以安居其內，我們才可期望拯救這個行星內數不清的各種生命形式與原生種。至少應盡可能保留自然保留區，為活在地球的數百萬物種請命，減少生態足跡、及優先選擇大片的自然保護之地。⁵ Wilson 所關懷的「自然」是保存一個未經人類特意擾動的自然之地，他提出荒野 (wilderness) 一詞是指未經人類馴化過、亦未受到人類駕馭驅策的地區。在保育科學的用語「荒野 (wilderness)」

² John Muir (著)，郭名偉 (譯)，1999，《我們的國家公園》(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頁 6。

³ 參考自：《生物多樣性日》愛德華威爾森和生命大百科》，環境資訊中心網，URL=<http://e-info.org.tw/node/43320>。You Tube 網站，愛德華·威爾森 (E.O. Wilson) 談論生物多樣性，URL=http://www.ted.com/talks/lang/zh-tw/e_o_wilson_on_saving_life_on_earth.html (2018 年 2 月 22 日瀏覽)。

⁴ Edward O. Wilson, 2016, *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Liveright Publishing Company) 參考中譯本：Edward O. Wilson (著)，金恒鑣、王益真 (譯)，2017，初版《半個地球：探尋生物多樣性及其保存之道》(*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臺北市：商周出版)，頁 31。

⁵ 同上，頁 213。

指的是一處大面積之地，其內部的自然過程未經人類特意擾動，自然野地過著自然的過程，該處生命處於「自行其是」的環境。⁶ Wilson 將地球視為一個整體，人類無法脫離物種相依的鐵律。從這樣的關係而言，個體與群體內部互動必有一種意識使演化目的趨向可欲的選擇，其目的為求繁衍與生存並照應到全體和諧。可以說地球的生態圈不斷保持著滋養人類維生的物質，依 Steven Pinker 於《人性中良善的天使：暴力如何從我們的世界中逐漸消失》(*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中對人性在演化中擁有良善與理智使我們可以調整適應生活，那麼維持生物多樣性不會成為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治癒的偏方，我們終究得以在同情與自制力的心性當中克服欲望與保護之情找到繁榮的法則。

二、「人類世」的生態關懷

當全球化的競爭帶來經濟繁榮，在追求利益最大值的壓力下，所造成環境生態的資源失衡，首先來看待我們所居處的地球怎麼了？當人類在地質年代發展中悄悄留下進步痕跡，我們要悲觀以對而抵制現代化回到過去嗎？當代經濟學家 Jeffrey Sachs 認為⁷人類對地球施加太多的壓力，造成物種以驚人的速度滅絕。據估計，比工業革命前的速度快了 1,000 倍。物種消失還帶來其他的效應，例如物種內基因多樣性也下降了，加上特有物種的滅絕，兩者加乘的效

⁶ 同上，頁 93。

⁷ Jeffrey D. Sachs (著)，周曉琪、羅耀宗 (譯)，2015，初版，《永續發展新紀元》(*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臺北：遠見天下出版)，頁 402。

果已經大到足以讓地球發生「第 6 次生物大滅絕」。⁸有鑑於此，Jeffrey 長期致力於「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期望能在全球各國間取得共識承諾維護人類的繁榮安定，及獲得普遍教育及經濟系統調整。

Wilson 認為如果這個地球若成為我有、我治、我享的時代，那麼將會步入孤寂世 (Eremocene) 的時代⁹。美國經濟學家 Jeffrey Sachs 認為「人類世 (Anthropocene) 一詞，希臘字根的意思是「人類」(Anthropo) 和「世」(Cene)。「人類世」正是指地球上我們目前所處的這個前所未見的時期中，地球的實體變化，包括氣候、生物多樣性、化學都是由人類的活動驅動的。¹⁰雖然「人類世」的定義仍處於科學探討階段，並無經過國際權威機構認定為標準地質年代。但無可否認我們確實已經處在一個複雜的生態挑戰世代。重要的是這樣以人為主體的倫理框架變成我們威脅到所有物種的生存，將引起地球氣候大規模滅絕和變化。

⁸ 同上，頁 402。

⁹ Edward O. Wilson (著)，金恒鑣、王益真 (譯)，2017，《半個地球：探尋生物多樣性及其保存之道》(*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臺北：商周出版)，頁 35。

¹⁰ Jeffrey D. Sachs (著)，周曉琪、羅耀宗 (譯)，2015，《永續發展新紀元》(*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頁 14-15。Edward O. Wilson 提出許多專家認為地球已被人類改變得面目全非，因而可以認定全新世已經結束，應代之以新的地質世代，這個新的地質世代名稱由水生生物學家 Eugene F. Stoerme 於 1980 年首創，由大氣化學家 Paul Crutzen 於 2000 年提出一詞，受到普及採用。Wilson 認同這個說法，因為從地質中所挖到殘留破碎機器與致命武器即明白人類在歷史演化中的科技產物。參考：Edward O. Wilson (著)，金恒鑣、王益真 (譯)，2017，《半個地球：探尋生物多樣性及其保存之道》(*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臺北：商周出版)，頁 25。

我們如何透過生命的演化機制了解各種生命形式的生存繁衍之道？依 Wilson 的觀點，道德行為來自一種切己的選擇，因為它知道如果不採取合作，那麼自我的生存將受到威脅，這也就是《自私的基因》所揭示，本性的自私朝向團隊合作必要性，個體亦即透過社會本能擴展，連結群體互助合作共同體的選擇，呈現日趨顯現穩定的生存策略¹¹。而如果我們可以從演化的機制去操作有形的外在環境因素，就可確保世界的物種不致滅絕。Wilson 認為基因結構將配置符合有利的環境需求，但是並沒有一個物種能把環境控制得十全十美，即使人類也做不到，但一切適應都是使環境變得對個體更有利¹²。Steven Pinker 認為演化的事實告訴我們人類發展有一固定方向，而這方向這究竟朝向何處？其背後的成因實實在在有一個是非道德在作用。¹³人性中的同情心與自制力驅使我們朝良善的溝通管道作出道德原則判斷。Wilson 提出唯有道德論據上大舉挪移，對其他生命負起更大承擔義務，才能因應此一世紀最大挑戰。¹⁴而將半個地球留給「自然」作為保留區的作為，才能將所有物種協力共處所形成的制衡得以運行，也展現人性崇高的德行。

從 Wilson 對於我們所處在「人類世」的地質時代，人類是地球

¹¹ Richard Dawkins (著)，趙淑妙 (譯)，2010，《自私的基因》(臺北：天下遠見出版)，頁 41-63。

¹² Edward O. Wilson (著)，薛絢 (譯)，2012，《社會生物學—新綜合理論》(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144。

¹³ Steven Pinker (著)，顏涵銳、徐立妍 (譯)，2016，《人性中良善的天使：暴力如何從我們的世界中逐漸消失》(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臺北：遠流出版公司)，頁 903。

¹⁴ Edward O. Wilson (著)，金恒鑣、王益真 (譯)，2017，《半個地球：探尋生物多樣性及其保存之道》(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臺北：商周出版)，頁 233。

的幾百萬種生物中偶然演化的一個物種¹⁵，從生物演化的觀點使我們關切瀕危物種，生物群落的福利或生活系統，透過生態學共生的知識，提供一個生態整體主義價值考量的嵌結，社群與所有生命存在一種緊密的關係，互相依存。這也是 Darwin 自然律則的競爭生存，都是內在運作一部份，競爭和合作一樣缺一不可，自然資源保護就是要和大地和諧共存。如果我們想拯救一個物種，那麼我們必需在許多地區對它進行之同胞之情的關懷。這種情感把生態倫理納入人類倫理規範的範疇，也就是為何人類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仍得顧及保育工作，才能維持人類與生態系生命續存。如同 Aldo Leopold 所提出的倫理規範擴張意涵，主要是透過內在的情感把「大地」納入人倫責任義務的範疇。

而要如何才能有義務，Wilson 在《生物圈的未來》(*The Future of Life*) 第 2 章所提到「我們居處於科技經濟掛帥的世代，因為對經濟發展的追求，人類摧毀自然環境，加速生態系的破壞與失衡，我們面臨的是一種理智與科技選擇，需具備道德勇氣及遠見，我們得度過這難關。人類歷經百萬年，從地球上演化出的諸多物種之一，我們和地球的生物是習習相連，環保的精義應是樹立我們對環境的關心」¹⁶。意旨我們可以通過理解人類的需求和缺陷，提出一種道德標準是相互尊重與不傷害，以情感建立道德準則，如同 David Hume 的提示「道德〔並不存於〕任何事實之中，知性會發現這件事。……拿任何邪惡的行為來講：例如，蓄意謀殺。仔細地檢查

¹⁵ 蕭寶森（譯），Edward O. Wilson（著），2016，初版，《人類存在的意義》(*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臺北：如果出版)，頁 210。

¹⁶ Edward O. Wilson（著），楊玉齡（譯），2010，《生物圈的未來》(*The Future of Life*) (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60-81。

它，且看看是否你可以發現稱之為邪惡的事實，或真實的存在物。你無論用任何方法看它，你只能發現一些熱情、動機、意志力和想法。在這個例子中便不存在其它事實了。只要你想著客觀事物，邪惡便全然地躲著你。你永遠找不到它，直到你回到內心去反省，發現對這個行為不贊同的情感，自你心中升起。……它座落在你的心中，而不在客觀事物中」¹⁷。當人性具有同情感與自制力的動機，道德準則即不是特定文化的風俗習慣，其原則可以依自我要求而建立，人與人可以設身處地的受到平等對待，透過合作與自願的互助找到人類繁榮的法則。

我認為 Wilson 試圖在生態系引發人類天生具有「親生命」(Biophilia)¹⁸的傾向，在情感中進行道德判斷。他汲取了生命中心、生態中心等非人類中心主義等精神，倡導我們對自然的不傷害、平等及維持生物多樣性等，其大力倡導生物多樣性的論點，意旨促成環境保護倫理，揭示了一種改變破壞環境的環境倫理面向，提升我們對美學與文化的價值嚮往，激發我們的義務行動。

三、審美的體驗

Eugene C Hargrove 在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提出審美是保存自然的終極歷史基礎(The ultimat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¹⁷ Elliott Sober (著)，歐陽敏 (譯)，2000，《生物演化的哲學思惟》(*Philosophy of Biology*) (臺北：韋伯文化)，頁 299。

¹⁸ Edward O. Wilson (著)，金恒鑣、王益真 (譯)，2017，《半個地球：探尋生物多樣性及其保存之道》(*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臺北：商周出版)，頁 232。

of nature preservation are aesthetic)¹⁹，主要認為我們對自然風景亮麗及壯觀感受會產生愛護之情。美的感受似乎最直接連接我們與自然的情感，但如何制定規範？我們並不會因為一座高山之美的喜愛而不去砍伐森林。現實面則是從保存生物多樣性可以提供健康的生態系統，以作為經濟資源效益，而成為環境保護的理由。而如此，義務即變成可欲的選項，是從經濟利益著眼，忽略維持生物多樣性是維持人類基本的需求，例如我們需要乾淨的空氣、水與穩定的氣候。但從歷史上的環境保護立法案件中，大多卻是從人類心理上對自然秀麗的情感連結所促成的法案。J. Baird Callicott 即認為 Aldo Leopold 在「美感的保育」與「大地倫理」中至少提出一種對環境保育更強的動機，「因為，責任是一種令人想規避的要求，而美麗則是充滿了魅力、令人喜愛、珍惜。」²⁰審美體驗之建立在於內在感知對自然界的景物投射所產生的愛與尊重。其審美的對象是指所有景物的連結而非單一個體。透過外在環境的認識與自身在價值祈禱，這種不言而喻的喜愛激發我們產生環境保育關懷。如同攀爬一座高山不會單因為喜歡一朵野花或是山泉而興奮，當到達山頂時所發出的讚嘆與驚喜，美已然在心中，這種環境倫理不需要律令。

更深入而言，我們會保護自然出自我們對生命的尊重，如同我們對婚姻的承諾，不是因為看重外表與富有，更大的價值觀是自己對自己的承諾與尊重，進而有所選擇以得到幸福。所以美不是憑視外在的感官，如果生物醜陋如腐屍、大地無情如海嘯，是否美的價

¹⁹ Eugene Hargrove, 1989,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 168.

²⁰ J. Baird Callicott、Holmes Rolston, III (著)，陳慈美 (譯)，2008，《環境倫理學入門》，〈李奧波的土地美學〉(臺北：生態關懷者學會)，頁51。

值即失效。審美與經驗應是一體兩面，結合切己的需求，如同沙丘與野雁的關係，虹鱒與清澈的溪源是一樣的，自然選擇為適應性貼合，點燃歡喜的關愛與愉悅的義務，就將從內心深處產生保護自然的責任。如同衣櫥中的禮服，需要打開它才知道美麗，而只有我們保存，才有機會可以去展示。當我們認同自己與家園，自然生態一員的道德責任將引導著我們關心它的完整性，穩定性和美。

Leopold 在《沙郡年記》其經典格律：「假如一件事是傾向於保持生物社群的完整性 (Integrity)、穩定性 (Stability) 以及美 (Beauty)，它便是對的；反之，則是錯的。」²¹ 這個格律預設了人類應就整面向關懷。而大自然生態系統的本質並不穩定，經常是變動混亂，幾乎不完整。甚至可以說自然中的物種在經過激烈的生命捍衛、生存競爭後，才有可能產生完整性、對稱、多樣性等美的形式與結構。我們對美的感受不過是一種相互依賴，一種適應性的選擇與結合，這種「親生命」的本能，使我們的生理與心理都適應了生命圈的生命²²。而大自然物種並非為了營造一座繽紛山林而存活，如蕭振邦所探究 Rolston 在〈從美到義務：自然美學和環境的倫理學〉中細密而深入地檢討了 Leopold 「以美感作為倫理行動之動力」的主張。Rolston 把 Leopold 「大地美學」中的「美感」再作了一次「荒野的轉向」，而主張積極投入 (Engage in) 自然，從而把「美感（價值）」由「人類的主觀評價」轉移到「自然自身的內在價值（美感

²¹ Aldo Leopold, 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4-225.

²² Edward O. Wilson (著)，金恆鑣、王益真 (譯)，2017，《半個地球：探尋生物多樣性及其保存之道》(*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臺北：商周出版)，頁 32。

屬性)」之上，並主張類似的感知（感動）也就能立即激發人對自然的尊重，而真正成為一種大地倫理行動的動力。²³可以說在心理上，我們喜歡美的形態之物，不是受到制約與強迫。在內心伴隨著是愉悅的關懷與職責，關心生物群落，土地倫理。對於動、植物、物種、生態系統，山川河流及對地球的尊重。那就包括責任，這種擴大的美學將轉化為關懷。

如此可說審美的對象物是客觀地存在自然中，美的體驗只有真正通過實踐或依靠本能已經懂得什麼，這才是真實人性，Henry David Thoreau 於《湖濱散記》〈更高的規律〉提出「漁夫、獵人、樵夫和其他的人在田野林間生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成了大自然的一部份。他們在工作之暇觀察大自然，甚至要比那些帶著某種期望來觀察自然的哲學家或詩人更加擁有適當的態度。……旅行者成為獵人或漁夫，所懂得是第二手知識，很不完整，因之沒有權威。……那些通過實踐或依靠本能已經懂得什麼，這才是真實人性，或人類經驗的報導。」²⁴。我們有種追求原始狀態或野性生活的精神本能，應可以不再從經濟、能源的視野來看待自然與保育環境，而是由一種內在「倫理規範」的進路來要求人有保存自然的義務。Wilson 認為我們可了解生命如何演化，以及各種生命形式在其解剖、結構、生理、行為、棲地偏好及其他各種特性的組合上如何及為何獨特，進而得知其存活與繁衍之道。²⁵Holmes Rolston III 認

²³ 蕭振邦，2009，〈「美學是倫理學之母」涵義探究〉，中壢：《應用倫理評論》第 46 期，頁 11。

²⁴ Henry David Thoreau (著)，許崇信、林本椿 (譯)，2013，《湖濱散記》(臺北：高寶國際出版公司)，頁 293。

²⁵ Edward O. Wilson (著)，金恒鑣、王益真 (譯)，2017，《半個地球：探尋生物多樣性及其保存之道》(*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臺北：商周出版)，頁 36。

為好的美學知道好的科學所了解，知道察覺到美時，就如同察覺到事實一樣，是根據某個典範 (Paradigm) 的。而美學家在此想的是經驗所有事實，而不只局部而有限事物，它從演化與生態系中生物為生命的奮鬥看到了崇高的美。²⁶所以當我們擁有美感本能去體驗自然界中的美感屬性，其行動就進入內在的生態系統價值領域，讓我們產生正面美感體驗。

四、《周易》傳訊的需求及自制

在「人類世」的章節中提到演化的事實告訴我們人類發展有一固定方向，而這方向背後的成因實實在在有一個是非道德在作用。到底演化會把我們帶到何種處境？

Stephen Jay Gould 在《達爾文大震撼：課本學不到的生命史》(Ever Since Darwin: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²⁷ 中完整地說明了 Darwin 演化論的精義，他強調，演化論的立場是價值中立的，演化不等於「進步」，而且，其觀點是唯物論的，演化的第一原理就是天擇 (natural selection)，演化本身並沒有目的。Darwin 試圖越過眼見為憑的科學實證進路與邏輯推演進路之間的張力挑戰，而建構一種突現演化的科學視野。這種主張難免被古典十誡金律的理性道德原則所挑戰。

²⁶ Holmes Rolston III (著)，王瑞香 (譯)，1996，《環境倫理學：對自然界的義務與自然界的價值》(臺北：國立編譯館)，頁312。

²⁷ Stephen Jay Gould (著)，程樹德 (譯)，2009，《達爾文大震撼：課本學不到的生命史》(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原書見：Stephen Jay Gould, *Ever Since Darwin: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9)。

回到華人文化，我們總會寄望在險惡的自然環境求生存，必須仰賴大自然的恩典，也就是「風調雨順」，所以遠古時代的人類尊天地敬鬼神，因為深感天地孕育萬物的深厚恩澤道理。《周易》世界觀的基本認識就是我們身處在變動的世界盛極必衰，物極必反。自然界有某種固有的內在的運行，這種運行代表著一個生成、運動和變化。牟宗三提出《周易》的主要三個含義：物理的、數理的、倫理的。物理方面的原則是陰陽，是變易，是生成，我們以易字表示。數理方面是序理，是系統，是關係，我們可以序字表示。倫理方面的原則是意謂，是價值，或由象表徵的倫理意謂或價值意謂。²⁸而這種價值依歸或是可以趨吉避凶，以此推演人類在特定環境中可能會遭受到的處境。雖然這些符號所隱含的義理是超乎言說，但在〈序卦傳〉及〈繫辭傳〉所闡述生命的轉化生成變化過程，卻明明白白揭示人如何契入事理法則之中，扮演適當的分際。這不同於西方主、客二分的理性分判，而是將個體生命置於自然與社會、天文與人文的天地宇宙觀，展示中國哲學重視實踐的特色。

《周易》六十四卦的開展如宇宙演化發展的進程，把自然現象投射到某個現實的事物，即可以把握和預測事物變化。如〈繫辭上傳〉「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宇宙的生命存有一種簡單自然法則。這種簡易法則如何令人懂，依牟宗三先生提出，關於自然的變易問題，在西方中只有二個意義，即是變和不變，未有簡易一義。中國思想的簡易，要先承認變，簡易是觀察變易之性德(Virtue)。簡易是變易的內在品德(Intrinsic Character)，這是注重

²⁸ 牟宗三(著)，1988，《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函義》(臺北：文津出版社)，頁3。

變易本身的意義而引申出的意義。²⁹牟宗三先生進一步提出簡易由乾坤而推出陰陽兩儀的宇宙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而不是兩者互相對立，如同萬物皆有相對與互相轉化依存的關係，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離開另一方單獨存在，任何事物都有相對的面向，剛柔、虛實、主客、陰陽、興衰等，這些規律變化不停在生命中變動，成為推動人類文化生命延續的力量，提供一種實際的行為指引我們保存自然資源生生不息的穩定循環。例如在〈彖傳〉釋〈賁卦〉時即言「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將「天文」與「人文」作一對照，說明觀天象運行以察四時之變與觀人倫之序用以教化天下的道理。人為主體的心靈感應，透過仰觀俯察對客體世界的感受，達到一種自我自制和約束。其所嵌結的自然與人文思想，提示人在社會歷程，整個宇宙生命與自然是相互依存。我們要在以人為本的社會中需「觀乎天文，以察時序，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整體觀點思惟，才能懷抱天下、愛護生命。我們要各盡其責，固守本分去敬天愛人愛物，才能體現《周易》深蘊涵著占卜美學創造整體美好生活。

五、結論

Henry David Thoreau 提出：「荒野是世界希望的救贖」(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³⁰，呼應了 Wilson 提出「把

²⁹ 牟宗三（著），2013，《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函義》（臺北：文津出版社），頁 37-38。

³⁰ Thoreau, Henry David, 1992, "Walking." *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 Ed. Brooks Atkins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625-64.

這個地球表面的一半交還給自然」。本文在生態科學的視角中，審視自然本質，去看見我們已經來到「人類世」的地質世代，在自然的內在價值和人類的審美的內在實踐作用的基礎所形成的的整體價值觀，只要我們知道環保是對的，這就是道德的基礎，更要知道人們應該怎樣生活，人類自身的發展與自然有一定的關係，在生物科學知識論證中，我們擁有超然的德行與目標維繫人類與所有物種的繁榮，如《易經》的〈繫辭〉上傳，子曰：「夫易，何為者？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以，如何行道義之門在於人要把握與自然的發展穩定與平衡之分際(Demarcation)。

參考書目：

一、中文書目

- Holmes Rolston, III (著), 王瑞香 (譯), 1996, 《環境倫理學：對自然界的義務與自然界的價值》, 臺北：國立編譯館。
- 牟宗三 (著), 1988, 《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函義》, 臺北：文津出版社。
- Aldo Leopold (著), 吳美真 (譯), 王瑞香 (審訂), 2004, 《沙郡年記：李奧帕德的自然沉思》(*A Sand County Almanac*, 1998), 臺北：天下遠見出版社。
- Jeffrey D. Sachs (著), 周曉琪、羅耀宗 (譯), 2015, 《永續發展新紀元》(*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臺北：遠見天下出版。
- Edward O. Wilson (著), 金恒鑣、王益真 (譯), 2017, 《半個地球：探尋生物多樣性及其保存之道》(*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臺北：商周出版。
- John Muir (著), 郭名偉 (譯), 1999, 《我們的國家公園》,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John Muir (著), 陳雅雲 (譯), 2008, 《夏日走過山間》, 臺北：天下文化。
- J. Baird Callicott (著), 陳慈美 (譯), 2008, 〈李奧波的土地美學〉, 輯於陳慈美 (編), 《環境倫理學入門》, 臺北：生態關懷者協會。

Stephen Jay Gould (著)，程樹德 (譯)，2009，〈達爾文大震撼：課本學不到的生命史〉，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Edward O. Wilson (著)，楊玉齡 (譯)，2010 年，〈生物圈的未來〉 (*The Future of Life*)，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Richard Dawkins (著)，趙淑妙 (譯)，2010，〈自私的基因〉，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lliott Sober (著)，歐陽敏 (譯)，2000，〈生物演化的哲學思惟〉 (*Philosophy of Biology*)，臺北：韋伯文化。

Edward O. Wilson (著)，蕭寶森 (譯)，2016，〈人類存在的意義〉 (*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臺北：如果出版。

Edward O. Wilson (著)，薛絢 (譯)，2012，〈社會生物學——新綜合理論〉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Steven Pinker (著)，顏涵銳、徐立妍 (譯)，2016，〈人性中良善的天使：暴力如何從我們的世界中逐漸消失〉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二、單篇論文

蕭振邦，2009，〈「美學是倫理學之母」涵義探究〉，《應用倫理評論》第 46 期，頁 11。

三、英文書目

Edward O. Wilson, 2016, *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Liveright Publishing Company.

Eugene C. Hargrove.,1989,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

Leopold, Aldo. 1994,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reau, Henry David. Ed. Brooks Atkinson. 1992, “Walking.” *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Rolston, Holmes, III. 1988, *Environmental Ethics: Duties to and Values
in the Natural Wor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Rolston, Holmes, III. 1993, “*Environmental Ethics: Values in and Duties
to the Natural World*,” in *Applied Ethics: A Reader*, edited by Eral R.
Winkler and Jerrold R. Coombs,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Ltd.

